



# 网络穿越,贾宝玉成了厌学少年 新媒体时代下 别把《红楼梦》读歪了

红学现状

现有会员850人  
“红楼迷”超4500万人

记者:红学会目前有多少会员?发展现状及人才梯队情况怎样?

张庆善: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有会员850人,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。

回望新红学百年发展历程,从蔡元培、王国维、胡适、俞平伯、顾颉刚,一直到后来的周汝昌、冯其庸、李希凡这些红学大师,他们是红学事业的开创者。现在红学界除了一些著名的红学家以外,大多数都是高校教授、中青年学者。一批四五十岁的红学学者,他们视野更为开阔,勇于开拓《红楼梦》在国际上的文化交流,包括对《红楼梦》的译介、对外国了解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成果等。因此这个发展成果是多元化的。

伴随着红学研究成为显学,《红楼梦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有人做过统计,全国红楼迷超过4500万人。怎样才算红楼迷呢?有一个评判标准:即认真地、完整地读《红楼梦》一遍以上,甚至是读两遍三遍,对《红楼梦》有着最基本的了解,或者说能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、思想艺术甚至是作者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见解。

虽然4000多万对于全国14亿人口来说是一个小数,但就这本书的读者来说不算少了,更何况这个“迷”是有一个入门标准的。实际上在全国喜欢《红楼梦》的人,不下于5000万至1亿之间。《红楼梦》对中国人来讲,就像莎士比亚对英国人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对俄国人一样,均是民族文化代表的一种象征。

我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伴随我们终生的书,是可以读一辈子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读《红楼梦》不仅可以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,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,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。对此,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心研究《红楼梦》,使得《红楼梦》在当代更为普及。

新奇见解

新媒体时代下  
若把好书读坏了不如不读

记者: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,一些所谓的红学迷在各种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自己对《红楼梦》的见解文章,有的内容很粗糙,甚至错别字满篇;有的逻辑理不清,不知所以然。对此,您怎么看?这是不是一种伪红学迷的表现?

张庆善:新媒体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方便、快捷,也带来了许多内容粗糙、令人不悦的东西。这个问题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来看。我们没做过详细统计,但是社交媒体平台上,各种各样的以研究《红楼梦》为名的账号多得不得了。

从好的方面来讲,扩大了《红楼梦》的影响,推动了《红楼梦》的传播;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,那就是当你没有掌握正确认识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方法及指导思想的时候,一本好书读坏了,那还不如不读。因此,还需要我们学者、专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中去,用我们的力量影响广大读者阅读《红楼梦》。这就是当下还需要红学家、中国红学会的理由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到任何时候,不可能一个人说的观点都是正确的。就像大浪淘沙,好的东西总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留下来,而不好的、错误的、没有价值的东西,则慢慢被淘汰。我记得前些年,有一位作家讲《红楼梦》,观点很奇怪,但当时影响特别大。今天你再看,他的观点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了,所以我们要用平常心对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文章和声音。

作为学者,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品格,我们不能够胡说八道而糟蹋歪曲了《红楼梦》,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,向社会发出正确的声音,使广大读者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对《红楼梦》有正确的认识,这样《红楼梦》传播就会越来越好。

“

“纪念新红学100周年、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”近日闭幕。红学会现在有多少会员?如何品读《红楼梦》?网络文学中对红楼人物的改编“靠谱”吗?……近日,围绕着《红楼梦》的林林总总,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会长张庆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

网络改编

贾宝玉是厌学少年?  
这是把“红楼”看歪了

记者:现在不少网络文学喜欢玩穿越,一些网络写手续写《红楼梦》,脱离了原著特定的时代背景,根据当下职场人士的价值观念及个人喜好重新建构主人公人设,如把贾宝玉写成渣男、林黛玉越来越薛宝钗化,对此您怎么看?

张庆善:网络文学有它特有的叙述方式,更能迎合当下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。对此,我们要正视。比如有一些红楼迷在网上研究《红楼梦》,其表现出的那种专注精神,甚至为解释一个词而几乎“打”起来了——这种带有“火药味”的争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,这表明《红楼梦》在当下年轻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。包括一些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,融入了《红楼梦》的情节和元素,借鉴《红楼梦》里的美学意境,及对人物细节栩栩如生的刻画等。这些,对《红楼梦》研究有着比较正面的借鉴意义。

但是网络文学也有它自身的问题,像穿越,就是把《红楼梦》里的一些表面东西,贴到当下一些年轻人脑子里想当然的人和事物上。如果结合得好,可以丰富他对《红楼梦》一些细节内容的理解和再创作;如果结合得不好,就成了像歪批三国、歪批水浒那样歪批红楼。

贾宝玉在《红楼梦》中是个非常可爱的形象,他身上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,对真善美的追求。我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最简洁的评价就是“率真、情真”,有着赤子之心。曹雪芹写贾宝玉的时候,没把他写得高大上,而是有纨绔子弟的缺点。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贾宝玉,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人物形象。

今天,当一些网络写手用贾宝玉身上很表象的东西来附会时,一个整天不想高考、不想去工作,成天和女孩子厮混的小流氓形象就在网文中产生了——这其实是对贾宝玉形象的歪曲。

如果只是把贾宝玉看作一个不喜欢参加高考、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、厌学逃课的少年,将林黛玉看成是一个整天哭哭啼啼、让人烦得不行的小丫头而没有看到她诗人的才华和气质,那么这是把《红楼梦》看歪了,所以要客观地对待网文穿越。我希望《红楼梦》穿越到今天,能够丰富我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,而不是把《红楼梦》的表面东西变成了一些不着调小青年的标签。

探究

红楼IP的开发为何遇冷?

据统计,从1924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电影《黛玉葬花》至今,已有一百多部以《红楼梦》为题材改编创作的影视作品,其中电影有30余部,电视剧多达70余部。在近年来的“IP”热中,大批古典文学作品频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,如《西游记》就一度获封“国民IP”,而《红楼梦》近年却鲜有人开发。

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、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刘继保在以“红楼IP的开发与建议”为主题的演讲中介绍,近几年,也有根据《红楼梦》改编的同名恋爱冒险游戏,名为《I踢红楼》的手机系列短剧,南昌版《大话红楼》进军动漫市场,还准备将动漫制作成网络游戏,《红楼梦》静像电影视频版正式公映……这些都说明《红楼梦》的传播越来越产业化。但客观而言,在当下掀起的新一轮影视界IP改编风潮中,《红楼梦》的开发还是稍显冷清。

可尝试后现代解构和戏说式改编

对此,刘继保认为,这主要是因为《红楼梦》内容博大精深,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不强,增加了IP开发的难度,减少了IP开发的吸引力;同时,作品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难以平衡,也阻碍了其IP开发的脚步。

此外,观众审美的变化也是主要原因。刘继保指出,这些年来,我们经历了快餐文化、读图时代等一系列时代变化,《红楼梦》的传播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与当下新兴的大众需要有隔阂。尽管学院派红学依然沉浸在文字文本里,但精英红学与大众红学的区别在于,精英红学体验的是经典的厚重与高贵,而大众红学需要的是娱乐与快感。

具体到《红楼梦》改编上,刘继保建议应以影视作品、动漫游戏改编为基础,向上游文学产品、漫画作品以及下游主题娱乐业、周边衍生消费品产业延伸,同时在开发的过程中,应避免产品的粗制滥造对IP的消耗,打造真正的文化大IP。

对原著亦步亦趋注定是会失败的

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理事薛颖认为,现在是2021年,距离最近一次电视剧《红楼梦》——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首播已经过去了10年,根据大陆《红楼梦》影视剧拍摄的规律,成绩比较好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如1962年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—1987年电视剧《红楼梦》—2010年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大约十年到二十年之间,《红楼梦》的影视作品就要重拍一次。她认为,现在重拍《红楼梦》的机遇到了。“应该抛开对《红楼梦》原著亦步亦趋的所谓忠实,更应抓住原著的精神实质构思故事,可以将原著的情节打乱、位移、删除、添加。”薛颖称,对原著亦步亦趋,甚至台词照搬原文,注定是会失败的。

可进行部分探佚情节改编

台湾成功大学中文博士张玉明将台湾华视1996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与1977年香港佳视版、1987央视版、2010北视版做了比较。在他看来,2010版《红楼梦》的剧本版本选择及情节改编的基础,虽然立足于大众通俗文化,但是在服装造型、妆容、昆曲配乐等画面上,导演追求极致的美学风格,与大众审美颇有距离,这些也是2010年版备受批评的主因。

张玉明还表示,对于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情节,87版和96版均采用另行改编的方式,87版更偏重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的脉络与细节,试图考证还原曹雪芹之真意;96版则更偏重于参考脂评、旧时真本与张爱玲《红楼梦魔》,对于情节改编,是更为大胆创作的。 ■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 张恩杰